锦瑟之弦细细数：梅兰芳到底演过多少戏？

谷曙光

“拿证据来！”

李商隐的名作《锦瑟》起首云：“锦瑟无端五十弦，一弦一柱思华年。”锦瑟之弦固然难数，即便是统计名伶演出的剧目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譬如，“伶界大王”梅兰芳一生到底演过多少戏，就是个令人既感兴趣、又费思量的棘手问题。

在各种梨园史料里，常见一有趣的表述，即动辄说某大名伶能戏三四百出，如叶龙章介绍“同光十三绝”的文章，就说“京剧鼻祖”程长庚“能戏约三百多出”，又说老“伶界大王”谭鑫培“能戏不下三四百出”。还有的文章，叙述更离谱，竟说某名伶能戏“不计其数”。“梅党”重要人物齐如山表示：“梅君昆乱兼擅，能戏以数百计。”而梅夫人福芝芳晚年接受采访，也说夫君能戏三四百出。虽说知夫莫若妻，但开句玩笑，换了梅兰芳的朋友胡适，一定会说：“夫妻也不行，请拿证据来！”

其实，统计优伶演剧存在一个指标设定的问题。盖统计的标准和口径不一，闻见不广不细，具体数字就各不相同。统计中，整本戏与单折戏、折子戏的单列与合并、一剧多名重名、一剧之中饰演多个角色……种种复杂情况，都会直接影响数据。最著名的例子，莫过王宝钏故事戏，有所谓“王八出”的提法，如若写《全部王宝钏》或《全本红鬃烈马》，那就是一整出戏；如果列出《花园赠金》《彩楼配》《三击掌》《平贵别窑》《探寒窑》《武家坡》《算粮》《大登殿》，即是八出，甚至还可以加上《赶三关》《银空山》《回龙阁》。梅兰芳的王宝钏固然本色当行，但演起代战公主，也是应付裕如的。2023年，郑传寅先生发表了《梅兰芳演出剧目考论》，录得梅氏演出剧目一百五十个。笔者对此问题也颇感兴趣，且关注多年，愿在已有研究基础上“补苴罅漏，张皇幽眇”，略抒个人浅见。

梅兰芳反串过武生重头戏《挑滑车》么？

笔者认为，伶人“能戏”的数量与实际演过多少戏，是两个概念，两回事。盖“能戏”，并不意味着就在舞台表演过。譬如，有的戏“犯忌讳”，未必吉利，伶人就不一定愿意演；还有的戏，对配演或其他有特殊要求，如条件不具备，也难以上演。由此言之，有些戏，梅兰芳可能学过，出于种种原因，未必就在舞台上呈现了。统计梅兰芳的剧目，“能戏”云云，难免有蹈空之嫌，或许还应以他在舞台上实际演过的戏为准。

在梅兰芳演出剧目的统计和研究中，存在一些疑难问题。首先，梅氏演剧的计算，早期远远难于中晚期。毕竟年代久远，特别是梅在未出名之前，或担任配角时期的演出剧目，或一生只演过一两次的戏，就很难统计，容易遗漏。1913年出版的《梅兰芳》，为最早的梅氏特刊，其书对考订梅氏二十岁之前的演剧，具有重要价值。在现有统计中，列了三国戏《白门楼》，一般人或因梅反串过《辕门射戟》《黄鹤楼》的小生，就想当然地认为梅在《白门楼》中演吕布。然而，据1913年版之《梅兰芳》，梅在《白门楼》里演的是貂蝉。故不能主观臆断。

其次，梅兰芳配演“二旦”甚至一些“零碎活儿”，最容易忽略，需要格外注意。“二旦”戏或更零碎的活儿，多属于“官中”的路子，只要掌握唱念和台上大致的“地方”，就可以演。甚至有的配角戏，表演都类似，可以“举一反三”，“肚子宽”者皆可为之。合理推测，有的“二旦”戏，梅兰芳学过，还有的也许只是得人点拨，甚至不乏自己触类旁通就能演的。据此，像《搜孤救孤》的程婴妻、《九更天》的马女、《战太平》的二夫人等，梅早年陪人演过，但谈不到什么艺术创造，更不存在所谓的“梅派演法”。然而，既是统计梅氏一生演剧，就不宜百密一疏，沧海遗珠，一些小人物、小角色的戏，都应记上一笔。

再次，有的戏虽有剧照传世，但不一定就真上演过。这很有趣，颇具迷惑性。如梅兰芳与尚小云、程砚秋合拍过《虹霓关》的剧照（下图），梅反串小生王伯当，尚演东方氏，程演丫鬟。有人就据照片发挥，信誓旦旦地说：“四大名旦在一次堂会戏中合作演出……是晚还摄下了一张珍贵的剧照。”不啻痴人说梦。事实上，除了剧照，找不到三大名旦合作《虹霓关》的证据。原来，这是某年梅邀请尚、程二位到天津专门拍的“游戏照”，《虹霓关》传世有两张，同期三人还合拍了便装合影及《白蛇传》《西厢记》的戏照。不消说，三人合作的《白蛇传》《西厢记》也没有演过。请看，剧照竟成为意想不到的“障眼法”，故有剧照与实际上演过，也是两码事。

复次，梅兰芳的反串戏，需要细细辨析，其中颇有些难题。譬如，1919年梅兰芳祖母八旬寿，举办盛大堂会，梅演《麻姑献寿》，自是本地风光；此外还颇多反串剧目，梅竟先后反串了《双摇会》《打面缸》《艳阳楼》三出，绝无仅有！试问他在剧中演什么角色？如果说玩笑戏《双摇会》的相公、《打面缸》的张才还可以猜到，那武戏《艳阳楼》就真不好猜了，梅演恶霸高登？英雄花逢春？都不是，梅反串了一个扫边的呼延豹，意想不到吧！这与梅反串《清风寨》的李逵、《钓金龟》的张义同样出人意料。

由反串戏再谈个具体而有趣的问题：梅是否反串过武生重头戏《挑滑车》？此剧连一般武生都视为畏途，足见高难度。认为梅兰芳演过的，主要根据梅扎靠扮武生的戏装照片，还不止一张。剧照流传甚广，似乎是过硬的铁证，而且从一个侧面证明了“伶界大王”的无所不能。但此事令人颇生疑窦，笔者的观点是，梅兰芳从未演过《挑滑车》，破解难题的理由有三：一，目前找不到梅演《挑滑车》的广告、戏单或具体记录。二，梅所谓的《挑滑车》剧照的扮相，戴牵巾（黑色），从两鬓垂下，尺寸很长。但北方的武生前辈，自杨小楼以下，演《挑滑车》皆不戴牵巾，有剧照为证。故梅即便扮上“摆拍”，也会学杨小楼。这是从扮相上寻证据。三，最重要的凭证是，笔者找到了《文汇报》连载《舞台生活四十年》时的原始证据，当日的报纸刊登了这剧照，但特别指出，此系《木兰从军》里披挂整齐的花木兰，而非《挑滑车》的大将高宠。解放之初，梅兰芳和秘书许姬传等每天写《舞台生活四十年》，交《文汇报》连载。这是梅兰芳的自述，刊登出来的文字和剧照，皆得梅本人的颔首，故此证据最关键。综上，关于梅兰芳是否演过《挑滑车》，可以定谳了，即梅未演过此武生重头戏。

鲁鱼亥豕、张冠李戴

有关梅兰芳演出剧目的参考文献，自然很多，郑文主要参考了：梅社编《梅兰芳》第三章《顾曲梅话》；刘豁公编《梅郎集》收录《梅屑》；朱家溍《忆梅兰芳先生》；张古愚《梅兰芳演出剧目补遗》（在朱文基础上增补）；《梅兰芳演出剧本选集》；俞丽伟《梅兰芳演出剧目的生成与递嬗》等，在上述六种著录的基础上，加以排列、爬梳、剔抉、剪裁，录得一百五十出剧目。这其中，梅社编《梅兰芳》是1918年出版，刘豁公编《梅郎集》1920年问世，可谓梅早年演出剧目的基本史料。朱家溍是老一辈顾曲家，自少年起，就饱饫梅氏演剧，故而他的文章值得重视，是亲历者对梅演剧的统计，不妨以此为“基本盘”，再加增补修订。张古愚是名剧评家，见闻广博，他的“补遗”尤具价值，盖多冷门戏、罕见戏的增订，专门考补“漏网之鱼”式的剧目，难度大，显然更需要功力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《梅兰芳演出剧本选集》（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年版）的体例和著录，存在重大讹误，引用尤需谨慎。此书将梅兰芳收藏的京、昆舞台演出剧本加以整理出版，用意至美，但请注意：梅收藏的剧本，不等于他实际演过的剧本，故此书名不副实，易引人误解。其书分传统剧目单本、总本；昆曲剧目；梅派剧目单本、总本，计五大类。稍加审视，就会发现问题，如《女三战》《取金陵》《泗州城》《竹林计》等，都是武旦剧目，其中多有武旦一门的特殊或惊险技巧，或踩跷，或“打出手”。所谓“术业有专攻”，梅兰芳怎么会演这些有激烈打斗甚至绝活的武旦戏呢？须知，梅氏长期经营剧团，他收藏的部分京、昆舞台演出剧本，不宜狭义视作他个人的上演剧目，而不妨理解为以他为主的承华社（也即后来的梅剧团）的藏本。也就是说，一些剧本是他领衔的班社演出过的，而非梅个人的戏。早年承华社有一杰出武旦，即朱桂芳，上述剧目，应该都是他的拿手好戏，常在梅前面演，这怎么能算到梅兰芳的头上呢？书中还有一些戏，如《打鸾驾》《双贵图》《双合印》《双沙河》《双锁山》《乌龙院》《胭脂虎》《书房捉媳》等，与梅本人的演出也风马牛。如果硬说梅演过，还是胡适的那句话：“拿证据来！”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些剧本里，如《双沙河》《乌龙院》《胭脂虎》等，是梅的祖父巧玲公演过的。梅在《舞台生活四十年》里谈其祖父“兼学花旦，如《得意缘》《乌龙院》《双沙河》《变羊记》《思志诚》等戏……”由此言之，这些剧目中，还有一部分应是梅家的祖传藏本。

多种关于梅兰芳的著作里，如《梅兰芳与京剧》《梅兰芳画传》《梅兰芳表演艺术图影》等，都有成喻言整理的《梅兰芳演出剧目》，文中说：“梅兰芳先生究竟演出过多少剧目，很难说出精确数字。……他早期及中晚期公开演出的剧目约有一百七十出，当然肯定不会只有此数。”但其实，文中罗列的剧目，只有一百一十余出，远没达到作者所说的一百七十出。此文将《五花洞》《四五花洞》《六五花洞》的潘金莲，算作三个独立剧目，已属不妥。又说“《朱廉寨》中的马昭仪”，大误。剧名错了不说，剧中人亦误，梅在《珠帘寨》中饰演的是二皇娘，马昭仪乃《武昭关》剧中人。还说梅在《煤山恨》中演周后，亦属想当然。梅与高庆奎合作《煤山恨》，其实是“组合剧”，高演他的崇祯，梅在后面演《贞娥刺虎》，只是冠了一个《煤山恨》的总名。《煤山恨》的错讹，张古愚文也出现了，连资深剧评家都出差错，更说明统计之难。

梅兰芳在《太真外传》（左）和《四郎探母》中

1951年8月31日《文汇报》连载梅兰芳《舞台生活四十年》，附梅兰芳演花木兰剧照

新发现的珍稀史料：《梅氏缀玉轩剧目》

在研究梅兰芳演出剧目的文献中，有无新发现而又珍稀的第一手史料？2022年春，国家博物馆举办的“梅澜芳华——梅兰芳艺术人生展”上，展出了《梅氏缀玉轩剧目》手折，乃用毛笔精钞在一个折页上。此物就属新见史料，笔者意识到其对研究梅氏演出剧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，因为这是“缀玉轩”中故物，亦是梅本人“认可”的剧目单子。于是，率先在学术研讨会上披露，以引起学界的关注。

此手折包括传统戏、昆曲和自制曲（新编戏）三大类，兹将剧目分类抄出，同时再把梅氏在剧中饰演的角色一一考订列出，方便进一步研讨：

《彩楼配》《三击掌》《别窑》《探窑》《赶三关》《武家坡》《银空山》《回龙阁》王宝钏；《美人计》《别宫》《祭江》《孝义节》孙尚香；《大保国》《二进宫》李艳妃；《起解》《玉堂春》苏三；《教子》王春娥；《祭塔》白娘子；《宇宙锋》赵艳容；《六月雪》窦娥；《桑园会》罗敷；《宝莲灯》王桂英；《汾河湾》柳迎春；《御碑亭》孟月华；《刺汤》雪艳；《二度梅》陈杏元；《战蒲关》徐艳贞；《打金枝》升平公主；《金水桥》银屏公主；《芦花河》樊梨花；《孝感天》共叔段；《牧羊圈》赵锦棠；《朱砂痣》江氏；《南天门》曹玉姐；《武昭关》马昭仪；《庆顶珠》萧桂英；《法门寺》宋巧娇；《桑园寄子》金氏；《浣纱记》浣纱女；《探母回令》铁镜公主；《五花洞》潘金莲；《虹霓关（前后本）》头本夫人、二本丫鬟；《樊江关》薛金莲；《穆柯寨》《穆天王》穆桂英；《戏凤》李凤姐；《醉酒》杨玉环；《长坂坡》糜夫人；《能仁寺》《弓砚缘》张金凤；《得意缘》狄云鸾；《破洪州》穆桂英；《天河配》织女；《雁门关（八本）》青莲公主；《梅玉配（前后本）》苏玉莲；《刺红蟒》蟒蛇精；《琵琶缘》蝎子精；《珠帘寨》二皇娘；《奇双会》李桂枝；《射戟》吕布；《黄鹤楼》周瑜；《镇坛州》杨再兴；《思凡》色空；《出塞》王昭君；《瑶台》金枝公主；《藏舟》邬飞霞；《佳期》《拷红》红娘；《断桥》《水漫》白娘子；《闹学》春香；《游园》《惊梦》《寻梦》杜丽娘；《琴挑》《问病》《偷诗》陈妙常；《庵会》《乔醋》《醉圆》井文鸾；《定情》《赐合》《絮阁》《小宴》杨玉环；《刺虎》贞娥；《风筝误》詹淑娟；《狮吼记》柳氏；《梳妆掷戟》貂蝉；《天女散花》天女；《上元夫人》上元夫人；《嫦娥奔月》嫦娥；《麻姑献寿》麻姑；《黛玉葬花》黛玉；《千金一笑》晴雯；《木兰从军（前后本）》花木兰；《红线盗盒》红线；《霸王别姬》虞姬；《廉锦枫》廉锦枫；《西施（前后本）》西施；《洛神》洛神；《牢狱鸳鸯》郦珊珂；《邓霞姑》邓霞姑；《一缕麻（前后本）》林纫芬；《太真外传》杨玉环；《花蕊夫人》花蕊夫人。

上述剧目，皆一个剧名单独占一行，统计总数是一百零五出。但如细究，就存在前面讲的整本戏与单折戏、折子戏的单列与合并等复杂情况了。特别是昆曲剧目，多单折戏，如果以《牡丹亭》（《闹学》《游园》《惊梦》《寻梦》）的形式著录，只算一出，则总数会减少；但考虑晚清民国昆曲一般都以折子戏计算数量，故又以不合并为宜。

如进一步深入追问，手折的用途和年代就成为值得研究的问题。笔者反复斟酌，推测《梅氏缀玉轩剧目》应该是“梅党”中人所为，随着梅的剧目日益增多，遂按类别专门统计，以备查询。当然，还有一种较小的可能，就是早年梅唱堂会戏时，给主家挑选剧目时用的，也即点戏的折子。昔年，举办堂会的人家约请名角或科班唱戏，都有剧目选择的问题。一般而言，名伶或科班会将事先准备好的戏折子拿出，供主家挑选。清代小说《红楼梦》中，已有贾府主子按戏折子点戏的情节。而晚清民国最著名的喜（富）连成社，也有类似的戏折子。故《梅氏缀玉轩剧目》也有可能是供点戏用的折子。特别是此戏折子中，有几出反串小生戏《射戟》《黄鹤楼》《镇坛州》。反串戏一般在营业性演出中是罕见的，伶人轻易不会演；但堂会戏情形不同，懂行的主家希望剧目更稀见、更喜庆、更有趣味，就会要求伶人上演一些日常不经见的戏，以新人耳目，同时也获得寻常剧场观剧得不到的艺术享受。譬如，梅兰芳就曾在“梅党”领袖冯耿光的四十寿庆堂会上，与杨小楼合作《镇坛州》，梅反串小生杨再兴，博寿星及来宾一乐。这是见所未见、极其难得的戏。另一出反串小生戏《黄鹤楼》也在冯家堂会演过，足见交情。戏折子云云，仅是推测。至于《梅氏缀玉轩剧目》的系年，应根据梅氏新戏的编演日期大致勘定，如《俊袭人》《凤还巢》《春灯谜》都未出现，而《太真外传》有四本之多，此折亦未标注，综合考量，约在1925—1927年间。那时梅只三十出头，剧目已如此丰富，在旦角中可谓首屈一指。总之，此物对考订梅氏早期的剧目，无疑是一手史料，其重要程度远非寻常材料可比。

“上穷碧落下黄泉”：新增四出戏

行文至此，一个重要的问题是，能否在现有统计的基础上，再增补几出梅兰芳演过的剧目？笔者要说，拾遗补阙，增加剧目，虽非“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”，但确乎不易。郑文依据多种材料加以整齐剪裁，本身并没有新增一出戏。凭借新发现的《梅氏缀玉轩剧目》，或可增补《花蕊夫人》。不过，梅虽有排演此剧的计划，却迄未见正式公演的记录。或许是“梅党”中人“超前”把酝酿中的剧目列入了。倒是1931年，尚小云排出了《花蕊夫人》。梅为何欲演而未演？尚的剧本是否得自梅？凡此皆耐人寻味，值得专门探究。除了存疑的《花蕊夫人》，梅氏剧目难道真的没有遗珠之憾了么？笔者“上穷碧落下黄泉”，认为还是可以增补四出的。请一一述之。

首先，新添《思志诚》。是剧乃述阔少青楼寻花问柳的故事。清末名画家沈蓉圃有大幅写真传世，珍贵非常，梅巧玲、徐小香等同光名伶皆在其中。按，画中莺莺燕燕环列公子两侧，乃知需要旦角甚多。是剧其实应算作时装群戏，梅兰芳早年参演过。其次，增加反串戏《双摇会》《四杰村》。《双摇会》的相公前已言之，不赘。《四杰村》是著名的短打武生戏，故事出小说《绿牡丹》，1921年新春的北京堂会上，梅兰芳与王瑶卿、王凤卿、刘鸿昇等名角演之，且梅一生可能只演过这一回，极易遗漏。再次，补连台本戏《混元盒》。此戏有八本之多，而《刺红蟒》《琵琶缘》为其中的两本，可单独演出。但其他几本，梅兰芳亦曾参演，故计算剧目时，仅列《刺红蟒》《琵琶缘》仍嫌不够，最好将《混元盒》列出，才算完备。此剧为神魔道化故事，假托明代，剧情荒诞复杂，一名《阐道除邪》，又名《五毒传》，乃应节戏，多在端午前后演出。梅的《刺红蟒》演红蟒精、《琵琶缘》演蝎子精，剧中都有妖精幻化成美女的情节。

还有一出戏，虽非增补，但颇可一谈，因既有趣味，又能见出梅兰芳的腹笥渊博，即《八蜡庙》。民国以来，义务戏、堂会戏的大轴流行演《八蜡庙》，然则梅在剧中饰演何角？按，此剧可正演，也可反串。据笔者调查，梅兰芳起码演过剧中的三个角色：褚彪、黄天霸、张桂兰。演桂兰，是旦角本工；而演褚彪、天霸就是反串了。比较起来，梅反串武生天霸的次数较多；而反串褚彪，大约仅一次，是1930年12月21日，北平国剧学会新台落成演剧，大轴反串《八蜡庙》，梅演褚彪。作为没戴过胡子的名旦，大甩其白胡子（剧中褚彪有高难度的甩髯口表演），实在是极有趣的梨园佳话了。梅大王为了甩好长长的白胡子，私下一定练了很久吧！记得晚近的梅派传人史依弘也反串过褚彪，这可是有出处的，值得称道！

宗师是怎样炼成的

梨园行讲到开宗立派的大师的“能戏”，似乎普遍存在一种“善意的拔高”。因大师在艺术上神通广大，于是他们的“能戏”，自然如“韩信将兵，多多益善”。但其实，类似“能戏数百”的表述，恐怕多半是“号称”，难以一一落实。一般而言，对艺人演出剧目的研讨不会“锱铢必较”，如解数学题般细密。梅兰芳因其“伶界大王”的特殊地位，加之有深远影响，在所有伶人中，研究成果最丰硕。相应地，其演出剧目的统计研究，也深入细腻，如数家珍。其他名伶剧目的研讨，哪能精细到这种程度？

关于梅兰芳的演出剧目，要想得到确切的数据，真的需要寸量铢称、“斤斤计较”，非花大力气而不能得精确数字。而且设置的标准不同，数量就会有差异。以往那种大而化之、囫囵吞枣的“号称”式研究，多是经不起推敲的。现在看来，郑文统计的一百五十出是个基本数据，可谓“虽不中，亦不远矣”。后续如能细加考订，“笔则笔，削则削”，再做些缜密周详的增减工作，或许更接近事实。

约略言之，一个旦角，演过一百五十出左右的戏，是多还是少？可以做一些横向比较。根据《程砚秋演出剧目志》之附录一《程砚秋一生演出过的京剧、昆曲剧目》，统计程的本戏二十八出、传统剧目七十六出，共计得一百零四出。考虑此书乃砚秋之子永江编著，虽非尽善尽美，但也基本可靠可信。大型画册《荀慧生》（王家熙主编）中，有荀慧生演出剧目索引，列六十七出戏（不完全统计）。相比之下，梅兰芳的演出剧目更显丰富。梅的实演剧目虽然没有人们印象中那么多（指三四百出），但一百五十出上下，仍然在京剧旦角中名列前茅。或许个别旦角（如海派名旦）演过的戏超过梅兰芳，但戏的数量只是一方面，质量显然更重要。综合考量梅兰芳演剧的数量和质量，可下断语：演得多、叫得响、立得住、传得开、留得下，无愧其一代宗师的美名。

三大名旦的游戏剧照《虹霓关》

笔会
『文汇笔会』微信公众号